

试论西方医学发展的规律

高 潮

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矛盾的因素, 医学科学也不例外。肯定因素保持事物的存在, 否定因素决定事物的灭亡, 一事物转化为它事物就是由这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古代西方医学发展为近代西方医学, 近代西方医学发展为现代医学, 其历程是漫长而曲折的, 充满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西方医学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保持着前进的趋势。

一

古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 人类几乎没有掌握从人体内部直接研究的任何手段。因此, 人们只能凭借感官对人体和自然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 致使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对于人体内部结构和内在机理的变化, 人们往往以类比、思辨和猜测的方法去探求, 以推理判断来补充。

古代学者多从事物的整体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 研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本身)。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 逐渐熟悉了人体的各种功能, 学会了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 从而产生了古代保健知识。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广泛搜集和积累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知识, 对人体生命现象进行朴素的推理判断, 提出了早期的医学理论。这种医学理论是以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指导的。

朴素的唯物论在探讨世界本源问题上坚持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自然界。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435)认为一切物质都由火、水、土、气四种元素组成, 人体也由这四种元素组成。古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0)根据上述观点解释生命现象, 认为土在人体内组成固体, 水组成液体, 火是移植于人体的温热。由于温热的影响, 从食物中形成四种体液, 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的比例不同, 形成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体质易患不同的疾病。此外, 他还认为一定类型的“气质”取决于体内何种体液占优势。这种理论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古罗马医学的代表人物盖仑(公元129—200)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四体液学说, 将气质观念与有机状态联系起来, 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体内各种体液混合状态, 看哪种体液占优势。如果四种体液不能保持平衡, 则产生疾病。盖仑在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 还对解剖学、生理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朴素的辩证法坚持从自然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中去认识自然界: 客观世界时刻都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 自然界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反映希波克拉底学派伟大成就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就充满辩证法思想。希氏学派用整体联系的观点认识人体的正常生理过程和异常的病理过程, 认识人体各部分疾病的因果联系以及人体和周围

环境（如气候、空气、土壤、水质、居住条件和其他环境因素等）的紧密联系。他还用发展的观点考察人体和疾病，将病理过程分为未成熟期、消化期和转变期，特别注意转变期。希氏重视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动态地分析疾病转归的方法，对后世医生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西方医学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以整体的、动态的观点观察疾病，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采取不同方法治疗疾病，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古代西方医学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它虽然从整体上阐述了生命现象，但是未能客观、真实地从细节上说明问题，因此难以揭示人体内在的功能和疾病内在的机理。其次，由于它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必然夹杂着一些错误观点，如“目的论”、“灵气说”等，容易被宗教神学歪曲利用。例如，盖仑把人体内的各种功能归结为“灵气”的有目的的活动，把人体的构造归结为有目的的安排。他的这些学说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合，从而成为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随着医学的发展，这些局限性越来越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恩格斯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古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另一种观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因此，只有对古代西方医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医学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二

16、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取代了朴素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人们对自然界的规律，包括人体和疾病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古代西方医学主要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直观、猜测和思辨的方法，处于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而近代西方医学以形而上学自然观为指导，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运用解剖分析与实验观察的方法对人体和疾病进行研究，因而形成了以实验事实为依据的近代西方医学。它既否定了古代西方医学中抽象的思辨、笼统的猜测和宗教神学思想，也否定了古代医学以整体联系的观点认识人体和疾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运用实验观察方法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现象，在细节的认识上高于古代，对西方医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科学实验方法的创始人之一培根指出：“只有观察和实验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要求“医学放弃一般庸俗观点，要面向大自然”。法国生理学家马然济说：“对了解自然界，不应当猜测和信赖，只需要观察，再观察，而主要是对自然界提出问题，进行实验”。在新理论、新方法的指导下，人们注意运用解剖分析和实验观察方法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留斯抨击了盲目崇拜古说的风气，强调亲自操作的重要性，他说：“我要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构造为己任”。他冲破当时限制解剖尸体的禁令，到刑场偷取尸体在暗室里进行解剖观察，倡导理论结合实践的新的解剖教学方法。他以毕生的精力系统地进行了人体结构的解剖分析，于1543年出版了近代解剖学巨著《人体之构造》。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指出了古代西方医学中存在千

年的错误，奠定了近代西方医学的基础。

继人体结构得到真实的剖析之后，实验观察的方法被引入了医学科学领域，对人体内部机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英国医生哈维在进行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指出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中心，血液受心脏推动沿动脉流向全身，再沿静脉返回心脏，环流不息；阐明了血液循环的途径以及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1628年，他出版了《心血管运动》一书，使生理学成为一门学科。哈维的功绩不仅在于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更重要的是为医学引进了科学实验方法，从而开辟了医学科学的实验方向。

由于解剖分析与实验观察方法的运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感性的经验阶段，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在近代西方医学科学领域内，突出地表现为认识的层次不断深入。18世纪，意大利医生莫干尼创立了器官病理学，使医学深入到器官层次。稍后，法国学者比沙创立了组织病理学，使医学深入到组织层次。19世纪，德国学者施莱顿和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在细胞学说的基础上，德国病理学家微耳和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使医学深入到细胞层次，认识了疾病的微细物质结构，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领域。

由于近代西方医学运用解剖分析和实验观察方法对人体结构和疾病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重视获得感性认识的归纳和分析在医学研究中的作用，因而弄清了生命和疾病的许多微细物质结构和基本运动形式，弄清了许多个别领域的规律和因果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舍此，人们就不可能向生命和疾病的深层次进军，医学科学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许多领域中出现了新问题。如果用机械论的观点解释这些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如局部的病灶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反应？神经、内分泌在人体内究竟起什么作用？人类疾病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如何等等。人们的认识只有不断地向宏观和宇观扩展，才能逐步发现事物的规律，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问题在于，向局部深入中的形而上学方式，“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恩格斯《反杜林论》）例如，忽视人体的免疫功能而强调外因损害的观点，忽视全身而重视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定位思想都曾严重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当坚持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观点不能回答各种事物的起源时，只好求助于上帝，最终为近代西方医学中的唯心主义留下了余地。由于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科学（包括医学）“还深深禁锢在神学之中”。

三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冲破了机械力学的局限，由以分析为主的分门别类搜集材料的阶段逐步进入到对经验材料进行辩证综合、整理概括的阶段，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取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使得近代西方医学开始向现代医学转变。

现代医学是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否定。现代医学“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

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20世纪以来, 神经学说、内分泌学说及免疫学说相继建立, 不断地揭示了人体各个部分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的整体联系, 任何局部的变化一方面引起整体联系的变化, 另一方面又是以整体联系的变化为前提的。因此, 现代医学在新的水平上, 要求新的辩证思维方式, 即以辩证唯物自然观作为主导思想。由于辩证唯物自然观用普遍联系的、矛盾的、发展的(动态的)观点代替了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现代医学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由单纯的解剖分析转向解剖分析与辩证综合相结合; 由静态定性分析转向静态定性分析与动态定量分析相结合; 由重实验观察转向实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相结合。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 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迅速发展。当然, 现代医学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否定不是全盘否定, 而是在根本克服近代医学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保留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 并加以改造、提高, 使之成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这种辩证的否定起着从旧事物过渡到新事物的桥梁作用, 并为新事物的发展创造条件。

现代医学是对古代西方医学的否定之否定。现代医学的综合化、整体化的新趋势使人们在向生命和疾病的深的层次深入的同时, 更要从整体上把握生命现象, 研究生命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新形势下, 一些古代西方医学的观念, 例如整体观念、联系观点、重视动态研究等, 再次给人们以新的启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在人们更高的认识水平上, 它们以新的形式出现, 重新发挥它们的历史作用。这种否定之否定决不是古代西方医学思想方法的简单返还, 而是以精确的科学技术为依据, 在科学理论和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20世纪以来, 尤其是50年代新技术革命兴起以后, 现代医学加速了辩证统一的发展趋势。现代医学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 向微观领域的认识日益深入, 使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医学用分子水平研究的成果来解释生命活动和疾病的本质, 出现了分子形态学、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药理学、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等新兴学科。在医学分化的基础上, 现代医学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 向宏观、宇观领域的认识日益广阔。由于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各种生命活动都是有机联系的, 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是对立统一的, 医学已从研究个体转到社会人群、生物圈、甚至宇宙空间, 探索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 必须综合应用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知识。这就决定了医学除了自身学科的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外, 还要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 从而形成了许多新兴的横断型、综合型、边缘型的交叉学科。例如, 医学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交叉、渗透, 产生了生物医学工程、电子医学、核医学、放射医学、医学影像学, 生物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化学、卫生统计学、计量医学等等。医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渗透, 形成了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史学、医学未来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管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逻辑学等等。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 同时也揭示了人体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统一性。在当代社会, 人不仅具有生物特点, 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各种心理、社会因素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愈来愈突出。因此, 仅从生物的角度来解释健康与疾病, 防治疾病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把人体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角度来综合考虑人类的健康与疾

临床诊断和治疗应重视运用 社会心理观点和方法

欧阳智 谭得休

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提高临床工作水平,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临床工作水平的提高, 不仅依赖于医生广博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 而且还有赖于医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正确的理论思维。在当代社会心理因素致病日益突出的形势下, 临床医生是否具有较全面的生物、心理、社会观点, 是否善于把生物医学观点和社会心理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 把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同社会心理诊疗方法、措施综合地加以运用, 重视运用社会心理观点和方法诊治疾病, 直接关系到临床的疗效。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教授在谈到临床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科的关系时强调指出: “…临床医学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病人的职业、家庭情况、生

活习惯、文化程度、思想情绪等, 对他们的疾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其它环境因素也同样重要。但这些方面的情况每不容易了解, 病人往往不大愿意和医务人员谈自己的思想问题或医疗以外的其他问题。而上述因素都对疾病的影响很大。许多功能性的疾患固然是这样, 即使器质性的疾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环境和情绪的影响。忽视这些因素, 虽有最好的药品、最新的疗法有时也不易奏效。”这段话是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 说明搞好临床诊断和治疗必须运用社会心理观点和方法。

诊断疾病需要运用 社会心理观点和方法

临床实践表明, 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

病, 并采取综合措施, 才能更好地达到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目的。因此必须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模式的转变也体现了现代医学辩证综合的发展趋势。

医学模式的转换, 医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辩证发展, 形成了现代医学科学的整体。这个整体, 是医学各学科的不断分化, 医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互相联系, 纵横交错而形成的整体网络结构, 形成一个庞大有序的知识与技术体系。

纵观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史, 使我们认识到: 人类对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的认识, 经过了对人体直观、笼统、模糊的认识阶段, 到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以认识各个局部的阶段, 再到把各个部分综合起来, 找出共同规律, 重新把握整体, 以便站在新的高度更深刻地认识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的本质。这个过程就是从肯定到否定, 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的运动过程。现在, 医学科学走向整体化的过程远远没有完结; 医学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还没有完全揭开生命现象的奥妙, 还没有完全弄清许多复杂疾病的内在机理, 因此, 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起进一步探索疾病和健康规律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推动现代医学向更加高级、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